

■宗教学

缪勒宗教起源的“无限观念”论析

翟志宏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翟志宏(1960-), 男, 河南南阳人,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主要从事西方哲学、基督宗教与文化研究。

[摘要] 麦克斯·缪勒认为, 宗教起源于无限观念, 这种观念是原始人类在对有限自然现象感知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早期人类对这些观念的把握和命名, 导致了不同信仰对象和崇拜形式的产生, 推动了宗教的发展。缪勒力图从宗教的最原始形态出发寻找其客观自然基础的尝试, 为宗教学研究提供了相当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然而, 这种“自然起源说”因其过分注重感性认识论而未能得到普遍的认可。作为宗教始点的无限观念, 在知识论上的不确定性使得有关上帝存在的理性把握与证明变得异常的困难。信仰(确定性)和理性(不确定性)的矛盾并不因无限观念的感性基础而得以消解。

[关键词] 宗教起源; 无限观念; 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 D9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5)01-0080-06

英国19世纪宗教学家、近代宗教学的奠基人麦克斯·缪勒认为, 宗教起源于从有限自然现象中生出(或体验到)的无限观念。原始人类正是在对这种无限观念的理解、把握和命名中, 形成了神灵观念, 进而导致了宗教的产生和发展。本文在对缪勒关于宗教起源理论阐述的基础上, 进一步对无限观念(神或上帝存在)的确定性问题进行分析, 试图在对有限和无限关系等宗教问题的认识上有所助益。

一、宗教的基本特征及其感性基础

麦克斯·缪勒在其1878年出版的宗教学开山性著作《宗教的起源与发展》一书中, 提出了宗教起源于“无限观念”的观点。他认为, 早期人类的“无限感, 是所有宗教的最重要的史前动力”, “在无限的观念中, 我们找到整个人类信仰历史发展的根基”^[1](第31页)。这是“一种充满活力的胚芽”, 正是在这一“胚芽”的基础上, 人类发展出了它的各种宗教和信仰形式。

缪勒之所以对宗教的起源问题极为关注, 乃是源于他对宗教本质的思考。他认为, “什么是宗教”对于从事宗教研究的人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宗教学就是要揭示“宗教是什么, 它在人的心灵中有何基础, 在其历史成长过程里遵循什么规律”。如何回答这些问题, 决定了宗教学研究的起点和方法。

由于宗教是一个在几千年前就已出现的普遍现象, 其内涵随着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发生着不断的变化, 要想寻找一个对所有宗教现象来说都是适当的定义则是不可能的。因而缪勒认为, 为了把握宗教的本质, 我们必须首先搞清楚宗教曾经是什么, 以及它后来是如何变化的。这即是缪勒写此书的目的, 把宗教的完整定义包含在全书中, 通过对宗教起源和发展的历史叙述来理解宗教的本质。

虽说给宗教下定义是极为困难的, 但缪勒认为, 我们可以就宗教活动提出“某些特征”, 从而使得这

种意识现象可以与其它一些现象,如感性和理性活动区别开来。他把这种独特的宗教特征理解为,“宗教是一种内心的本能,或气质,它独立地、不借助感觉和理性,能使人们领悟在不同名称和各种伪装下的无限”^[1](第15页)。缪勒认为,这一特征主要是从“宗教的主观方面”,即“信仰”方面说明宗教的。它包含有三方面的含义:首先,宗教是一种本能,是主体的人本身“所固有的”,它“既不是神也不是灵”,而是人身上的一种“潜在的机能”,是一种可以理解无限的主观潜能,如同感性或理性本能一样。其次,宗教意识不是一种神秘的意识。作为一种信仰,它和感性、理性一样,同为人类的一种自我意识。只是这种意识具有理解无限的能力,它把“神灵的存在”作为基本感悟对象。其三,宗教的对象或知识范围是“无限”,是超出“一般意义上感性和理性的东西”。感性和理性知识只涉及在空间和时间上有限的事物,而宗教处理或涉及的则是“不可见的、超感觉的、超自然的、绝对的或神圣的”东西,因而“它们的对象或是完全地、或是部分地超出了感性和理性所能把握与领悟的能力”^[1](第19页)。

从上述定义中可以看出,缪勒把宗教确定作为一种同感性、理性一样的主观才能,这种才能的基本特征在于对“无限”的领悟。也就是说,“所有宗教知识的基本要素就是体验既不能由感觉领悟、也不能由理性把握的存在——“无限”。对无限的体验是每个人的一种内在本能,因而是普遍的。宗教就起源于这种无限观念之中,宗教的历史因而就是无限观念的发展史,“是全人类努力描述无限的历史”。

既然宗教起源于对“无限”的领悟,那么缪勒所说的“无限”指的是什么呢?他认为,无限不是一个简单的否定概念,不是在“有限”前面加上简单的否定性前缀而形成的。无限是超越有限、为我们的感官不能触及、理性不能确定的东西。它本质上是“不确定”的,“无限”和“不确定”是“同一事物的两个名称,前者指其现象,后者是其真正的性质”^{[1] \}(第24页)。但无限又不是虚无、不实在,无限是以感觉为基础、存在于有限之中的,是由我们的感觉提供了“它最原始的形式”。无限虽是对感官有限性的超越,但“它绝不是理性无中生有演化而来的”,也不是后来形成的一种抽象,而是“在人类感觉知识最初表露时就已有了”。当人们把眼睛投向他能达到的最远距离时,往往会形成一种界限的印象。在界限的那一边,即是眼睛不能确定的。而恰恰是在其目力不及的点上,使他产生了一种无界限的或无限的印象与观念。也就是说,是感官给了人们最初有关无限事物的印象,“使之承认无限”。但对无限的体认不是一种知觉,不是简单的推理,而是一种领悟,不能通过理性的手段获得。这仅仅是一种不可名状的体认和感受,“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但却知道它的存在”,“看到了”或者说“体验到了”这种“不可见的东西”。

缪勒认为,无限观念总是和有限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总是在“有限之上、之后、之下和之中”感知到无限。无限和有限是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没有无限,有限是完全不可思议的;没有有限,无限同样也是不可思议的。当理性处理感官提供的有限材料时,信仰则处理有限背后的无限”^[1](第155页)。他认为无限是有限的“背景或补充物”,它是非常实在的,正是这个处在有限“之中”和“之后”的无限构成了宗教起源的基础和始点。缪勒认为,虽然每个宗教都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但宗教起源的“种子”到处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萌发无限的对象或背景不同罢了^[1](第33-34页)。

那么,无限观念怎么转变为神的观念(信仰对象)的呢?这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也昏暗不明,但缪勒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在印度古代宗教文献中找到赖以解谜的材料和线索^①。《吠陀》诗人就是在对某些自然景象的观察中感受到了无限。当他们面对着山川、河流、星辰、太阳、天空、黎明等自然景观时,他们正是在这些现象之中或之后“看到”并“感受”到了“无限”的存在,第一次萌发了“无限”意识。缪勒以“最古老”的、也最能给人以“实在性”的触觉为依据,把原始人类感触的自然对象分为三类:一是可触知的对象,如石头、果壳、花草等;二是半触知的对象,如树木、山岭、河流、大地等;三是不可触知的对象,如苍天、星辰、太阳、黎明等。可触知的对象是四面可触知的、完全展现于我们面前的东西,是些“全然有限的物体”,没有神秘之感,不会产生无限观念。半触知的对象虽有实在之感,但却不能完全把握。如立足之基的大地虽有坚实感,但也有遥不可及的地平线;同样,面对群山会因敬畏而颤抖不已,对于不知何来、不知何终的河流则会产生无限的遐想……。不可触知的对象则是些可以看到或听到,但却“不能用手触及”的自然现象,是一些真正无限渺远的东西,如苍天、太阳等。《吠陀》中的诗歌,就是献给河流、山岭、云彩、大地、苍天、黎明、太阳等这些半触知和不可触知的对象的。原始人类正是在这些半触

知的和不可触知的对象中感到了“没有界限”的东西,“在感觉到有一道界限的同时,也感觉到界限那边的世界”^[1](第 123 页)。因而,“无限的领域位于他目力所及的地平线之外”,“在我们的感官面前,有着可见的和可触知的无限”^[1](第 123 页)。缪勒认为,从半触知的和不可触知的对象中产生的无限观念,为人类后来的信仰(神)提供了物质基础,它们是真正的“神的萌芽”。

有了无限的概念,就有着对无限命名的愿望和需要。这是一种对不确定(无限)的东西力图确切把握的尝试和努力。这一命名(确切把握)的历史就是从无限到信仰(神)的转变的过程,从而导致了宗教的产生。缪勒认为,“宗教的历史乃是全人类努力描述无限”、“使之不确定性越来越少”的历史,即人类有限的大脑一步步“深入到无限”,把它的“昏暗观念提高到比较清晰的直觉”,进而形成比较确定的名称。原始人类首先在高山、河流、风雨雷电、苍天、黎明等有限事物中寻找,然后用不同的名字把握它,称它为雷公、电的使者、雨师、创造者、统治者、君主、父亲、众神之神、永恒不朽,等等。虽说这种命名并不总是成功的,也不能彻底消除不确定性,但它对宗教的产生和发展却是非常重要的。

二、从有限的自然到无限的上帝

缪勒认为,从无限观念的产生到对无限的把握和命名,最终导致宗教信仰的形成,既与原始语言的特征有关,也与无限对象本身所具有的神秘性质和超人力量有关。首先,原始语言的特征对于神的诞生和生长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向和型塑作用。缪勒认为,人类语言首先产生于人的行为,语言的出现是与人的日常活动分不开的。如古代雅利安人对事物的命名,是根据他们对人类自身某些活动方式的感知得来的。在人们从事一些最简单的、也是他们最熟悉的活动,如敲击、摩擦、推动、投掷、砍切、结合、犁地、测量、编织等时,总有些不自觉的发音,开始时是不明确的、且变化多端的,后来才变得明确和单一。如“Mar”的发音,是伴随着磨光石头或擦亮武器等摩擦行为出现的,开始时是无所指的,仅仅是一些空洞的声音符号;后来演变为这种工作或动作的指称,又然后带有宣告(我去干活)的意义——一种指令(单个人使用的指令);再后来成为交谈的共同语汇,既指工作(磨石头等),也指工作的对象(磨光后的石头)——意义的广义化或分化,“由此 Mar 变成一种指令性的符号,不仅指行动,而且是有区别地涉及到不同的行为对象”^[1](第 127 页)。后来通过重音和语调的变化,Mar 表示了不同的意义,并变为一种词根。

由于区别了磨的对象和磨石头的人,就产生了客体和主体的意识,从而在客体和主体之间作了区分,“这一步是真正地以语音表达感知发展到以语音表达概念”^[1](第 128 页)。当早期人类用这种具有人的活动特征的语言描述或命名自然对象及无限景观时,就把这些对象或景观理解为人的行为,发现它们与自己的行为相似,“于是逐渐把原本是伴随自己行为的语音转移到他周围的各种活动上去”^[1](第 129 页),如把河流称之为“奔跑者”或“喧闹者”,把大山称呼为“守卫者”等等。然而他们在最初用人的行为表达事物时,是用否定而不是用肯定表达相似,如他们不是说“坚如磐石”,而是说“坚硬,但不是磐石”:说河流吼是象公牛而不是公牛的奔腾。缪勒认为《吠陀》诗人正是把“重点放在不同性上,以便使人感到相似性”^[1](第 135 页)。他们通过不同中的相似,表达现象背后神秘的或无限的东西和力量。

其次,神祇的观念正是通过这种象征性表达“潜移默化成长起来的”。许多自然现象对于原始人来说,是神秘的、无限的和令人敬畏的。如太阳虽是可见的,但却是神秘的,它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他只有闭起双目对之确信不已。俯身下跪对之崇拜”^[1](第 144 页);火也是极为令人困惑的,包含着一种“不可见的”、难以把握的、然而也是“不可否认的东西”。此外,如令人畏惧的雷声,可以“使我们粉身碎骨”而“我们却无法损伤”它的暴风雨,等等,这些都能使原始人产生某种敬畏情感。

从感官世界到感官不可能把握的世界,“这条古老的道路引导古代雅利安人从已知到未知、从自然到自然的上帝”^[1](第 149 页)。如《吠陀》中有一位被称作“无限”或“无边”的神,是古代印度真正原始的神,梵语名为“阿底提”。“阿底提”意为那边、无限、不朽等。古印度人用“阿底提”来称呼“黎明”,称呼每天早晨世界的光与生命闪耀出来那一时刻的“那一部分天空”。当漫漫黑夜将去,天空变得透明并充满

生机之际,人们的眼睛感到的恰恰是“无限”,似乎是“黎明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金门”。《吠陀》诗人就是力图用“阿底提”一词来表达或捕捉这个“可见的无限”。缪勒认为,正是这个看起来如此抽象的景观,却成为“印度人思想里最早的一个直观真理和创造物”^[1](第161页)。

然而,当《吠陀》诗人用“阿底提”(无限)来为这一无边的景观命名时,其含义并不是确定的和单一的。它既指黎明本身,也指超越黎明的某种东西;后来当它具有神的含义时,不仅指称具有阴性特征的光明神之母,而且也用它来指称阳性神或无性神。这是与它所表达的对象有关,无边无际的黎明本身具有感性的不确定性,它是不可触知的自然现象,具有人的感官不可把握的神秘特性。正是这一“可见”的不确定性为神的产生提供了可能和基础。

阿底提的无限性和超越性,特别是它的带来光明、打开另一世界大门的力量,“很快就受到充分的尊敬和崇拜,人们不仅请她来驱逐黑暗和潜伏在黑暗中的敌人,而且请她来把人们从过去所犯的罪恶中解救出来”^[1](第162页)。阿底提因其驱逐黑暗和赦免罪恶的能力而具有降福和护佑的性质,受到了人们充分的颂扬和信任,从而对它萌发了一种神圣的感情,它也具有了神的特征。而且,阿底提也称作“不朽者的诞生地”,东方被视为光明神的住所,不朽之物的永恒家园。一旦有了不朽的观念,人们就有了来世生活(永生)的想象和追求,人类中的死者和有福之人(受神的宠爱),就加入到了诸神的行列,成为不朽。

因而,缪勒认为,“我们的一切思想,即使看来是最抽象的思想,全都从我们感官所经历的日常事物中取得其自然的根源”^[1](第164页)。这些来自于自然的声音和景观,一而再、再而三地到来,终于被我们“理会”,“一旦被理会到了,这些声音便越来越鲜明地展示出它们的意义”^[1](第164页)。对这些被领会到了的景观及其意义的表达和命名,就是对事物不可见的(或背后的)东西的确信和寻求。命名使得自然力人格化,是具有人的活动特征的自然语言的必然产物。而对自然现象背后某种起支配作用的原因、规律或秩序的感受和寻找,则使得命名有了“超人化”的趋向和结果(使这些自然现象具有不可征服的、不灭的、无处不在的特征)。缪勒认为,这种命名的过程是合情合理的,使我们得以认识或得到一个“天上的父”。众神因之油然而生,“神的诞生和生长,亦即神之名称的诞生和成长”^[1](第136页)。因而,若是没有对无限的感受、领悟与命名,“这一切便荡然无存了”。

总之,缪勒认为,几千年前古代印度宗教走的是一条探寻无限、不可见者及神的道路。这条道路既不是从神物崇拜开始,也不是来自原始启示和宗教本能。真正的宗教动因,是而且只能是无限观念。无限产生于有限之中,正是在感觉(有限)与无限的这种恒久联系中,产生了宗教的原动力。在印度人形成了超越有限的观念之后,他们就在自然界中到处寻找它,试图用不同的名字命名和把握它。这就构成了印度宗教的基础,成为支撑印度宗教殿堂的柱石。

三、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上帝存在的困惑

缪勒在《宗教的起源与发展》一书中,以印度最古老的宗教典籍《吠陀》等为材料,通过古代印度人对无限的感受、把握和命名,来揭示宗教的起源。他认为,研究宗教知识的前提或起点与研究所有知识的前提相同,即一切知识必须经过感性和理性这两扇大门。因而缪勒认为他的主要目的是想“说明在宗教观念首次经过感性大门时就把握住它。换句话说,就是要力图找到宗教观念之感觉的和物质的起源,构成宗教思想的基本成份”^[1](第155页)。在这里,缪勒提出了一条基本原则,即早期的宗教观念必须以知觉表象为依据,否则,那将不是最早的宗教观念(信仰的东西将以经验的感知为根据)。缪勒力图把宗教起源的研究置于科学合理性的基础上,既反对绝对启示主义,也反对狭隘实证主义。

缪勒把相对于人(感官)的自然现象分为可触知的、半触知的和不可触知的三类,认为它们构成了“宗教观念的感觉的和物质的起源”。原始人类正是在这些有限的对象中感受到了无限,形成了无限观念,并在力图把握这种无限的命名过程中推动了宗教的发展。缪勒关于无限观念的思想,为宗教学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首先,作为宗教信仰基础的“无限观念”,并不是一种神秘的东西,而是来自于自然界的有限现象,来自于感官提供给我们的“物质材料”。感性的大门,是探求宗教起源的基本前

提。其次,具体的名称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这种无限观念,是这种无限观念的感受、提出和把握。因此,宗教中某一个神的名字不是决定它是否是宗教的根本的或惟一的标志。其三,由于无限观念是对有限对象的超越,它在感性上是不确定的,对无限观念的认识是一个发展过程。因而,宗教也不是静止的,是不断演变和不断生成的。缪勒提出了宗教研究的开放性立场。

虽然缪勒在把宗教起源的研究置于感性知觉基础上的同时,也反对狭隘的经验主义,认为无限观念及随后的信仰对象并不可能也不应该在经验上被求证。但是,19 世纪中后期在英国等国家兴起的实证主义,无疑成为缪勒思考宗教问题的知识背景和思维框架。而且,缪勒关于宗教起源的观点更多的是从感性认识论的立场出发的。宗教的起源毕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既包括了认识论的基础,也包括了社会的、道德的和感情(心理)的因素。缪勒对无限观念的阐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益的视角,但并没有也不会一劳永逸地解决宗教起源问题。20 世纪后的许多宗教学家,又从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这一问题。如法国的柏格森认为宗教起源于群体生存意义上的义务,具有群体的整合功能;杜尔凯姆认为宗教起源于氏族的图腾崇拜,在社会意义上批判了缪勒的“自然起源说”;弗洛伊德则把宗教起源归结为氏族时代部落男性成员的“杀父(族长)行为”后的悔恨情感和禁忌安排(制度);德国的鲁道夫·奥托则从非理性情感出发,认为是对神既敬畏又向往的体验产生了宗教。

从现代科学哲学的立场上看,探讨知识或理论的起源与产生的问题属于“发现的范围”。这是一个不可能被充分和确切揭示出来的问题。宗教的起源问题也可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因而,当特朗普在 1990 年出版的《宗教起源探索》一书中回顾了最近一二百年众多探讨宗教起源的理论后,指出宗教起源问题至今仍是一个不可解的谜。埃文斯·普里查德则认为当宗教起源不可能被发现时,就应该从文化的和社会的整体上把宗教作为一个既成事实,去认识它的本质与功能。这即是科学哲学所说的“辩护的范围”,对理论的辩护和说明。

在缪勒的意义上,对神的辩护或对上帝存在的证明,涉及到了从无限到神灵的转化,涉及到了对无限不确定性的消除。这可说是宗教信仰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也是宗教得以确立的前提。缪勒认为古代印度宗教发展史就是一个在把握和命名无限(神)的过程中使其“不确定性越来越少”的历史。由于无限(神)虽然有着感性的基础,但它本身是超越有限的,是一些真正无边无际、渺远深邃的东西,在现实中没有可以感知(可触知)的对象。因而对神(无限)的确定是不可能在实证主义的意义上加以验证的。然而神(或上帝)的存在对于宗教信仰来说又是至关重要的,如何在经验的不确定性中寻找和确立信仰上的确定性,就成为众多神学家致力解决的问题。西方基督教早期历史中信仰与理性的冲突,就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了这种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矛盾。

由于上帝(神)在感性经验上被确证是困难的,或者说是是不可能的,许多宗教信仰者就直接把信仰转变成为一种理念,使不确定性具有无疑的确定性,认为只要我们心中有“上帝”的观念,只要我们对上帝有着颂扬和崇拜之情,这就是一种“护神论”,不仅是对上帝存在的辩护,更是对它存在的肯定和证明。如德尔图良的“正因为是荒谬的,所以才是可信的”及安瑟伦的“本体论证明”。如果仅仅把上帝的存在作为一种辩护的对象,特别是当这种辩护是在信仰的氛围中进行的,那么这种辩护不仅舍弃了从无限观念到上帝转化过程的感性基础,同时也掩盖了其中的不确定性,上帝成为一个绝对确定的信仰对象。经验上的诉求就成为不合理的或不适当的要求。

然而,还有许多宗教哲学家在上帝存在的证明上走的是另外的道路。他们认为上帝的存在不仅是在理性上可以把握的,也是可以在事实的基础上被验证的。其中最著名的是 13 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托马斯认为“上帝存在”这一命题本身是自明的,但由于我们自身(理性能力)的局限性,而不能直接认识上帝的存在本质。我们只能从经验事实和自然事物出发,即从自然界的存在与运动变化中找出它的第一原因或最终推动者,从而(间接地)证明上帝的存在。为此,托马斯提出了被称之为宇宙论证明和目的论证明的“五大论证”。

虽然托马斯力图提出尽可能完善的论证,但他还是承认在信仰的确定性和理性的不确定性之间存在着不一致。这是当有限的人类面对无限的上帝时必然会出现的问题。康德则把这个问题视之为(或

放大为)人类不可解决的“二律背反”——上帝、自在之物等超越了人的认识能力,当理性试图用知性范畴认识这些“无限”对象时,不可避免地陷入自相矛盾之中。因此,他认为在知识(理性)的水平上我们永远不能解决上帝、灵魂等的存在问题。上帝的存在只能是一种道德设定。

寻求无限(神)的确定性的历史也就是确定信仰的历史。然而从历史上看,宗教哲学虽然提出了众多有关上帝(神)存在的理性论证,但真正解决问题的不多。证明上帝存在的论证是如此困难,致使当代美国宗教哲学教授威斯莱·罗宾斯发出了“信仰上帝需要证明吗”的疑惑^[2](第 306 页)。虽然缪勒认为人类宗教的历史就是描述无限(神)、使之不确定性越来越少的历史,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不确定性始终存在。然而对缪勒来说,这或许是一件好事,正是这种难以消除的不确定性才促使了宗教的不断发展。

注 释:

- ① 缪勒把产生于二三千年之前的印度古代宗教文献视为人类“宗教思想的重要发展线索”之一,也是至今保存最为完整、最为丰富的早期宗教材料之一。在这本书中,他也正是在对《吠陀》等印度古代文献的分析考察中,研究宗教的起源和发展问题的。

[参 考 文 献]

- [1] [英] 麦克斯·缪勒. 宗教的起源与发展[M]. 金泽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2] [美] 迈尔威利·斯图沃德. 当代西方宗教哲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严 真)

Commenting Muller's Infinite Ideas of Religious Origin

ZHAI Zhi-hong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ZHAI Zhi-hong (1960-), male,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eastern philosophies and Christian relief.

Abstract: Max Muller suggests that religion originate in the infinite ideas and the ideas are formed 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finite natural things. In the process of grasping and naming the ideas, ancient people establish various belief objects and worshipping form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eligion. Muller's trying to search for a natural basis for the earliest religion provides a very important signification of methodology for the Science of Religion. But the Natural Origination Theory is not received universally, for it emphasizes the perceptual epistemology too much. And as the beginning of religion, the infinite ideas, for its uncertainty in knowledge, make it very difficult to grasp and manifest the existence of God through human reason. Although the infinite ideas base on the perceptual knowledg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faith (determination) and reason (undetermination) has not gotten resolved.

Key words: religious origin; infinite ideas; determination